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左編

鎮

公孫瓚

劉虞不聽公孫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璜亦北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璜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璜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璜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璜追攻之三曰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璜自以爲易地實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涼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間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退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發貴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  
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  
後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  
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  
車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沒而上之令婦人習爲  
人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  
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  
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  
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  
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四年無法百獲不攻今

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

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尾歸人滴水陵高汝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  
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武威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  
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  
紹談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  
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  
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  
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

赴紹軍而死

袁紹

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玘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守。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慮



其家禍人爲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遺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之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卓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薨義反時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寄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

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瓚。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瓚。瓚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瓚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瓚都尉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今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

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  
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  
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脇戎狄則匈奴立定  
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  
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  
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  
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郡審配  
鄺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  
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任依張  
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

見圖謀無何如願自殺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  
世濟忠義今朝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  
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  
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下而令諸  
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  
于瓊曰漢室凌夷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  
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  
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  
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  
於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

不厭速。願早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十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下都許。乃下紹書于紹。責以地廣兵多。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

預相計伐。紹上書自陳。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  
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  
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  
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邳。濕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  
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旣不克從。宜早圖  
計。奉迎天子。勅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  
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  
遂定幽上。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款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非之授曰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  
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  
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無萬安  
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因是譖沮授  
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紹乃  
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  
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  
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  
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  
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  
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  
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于是  
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  
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



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據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擇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于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克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勉伯圭實衆疲敵

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  
繁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  
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  
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  
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  
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  
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  
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  
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

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  
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糧軍大破  
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叛應紹  
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  
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  
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  
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  
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  
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

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  
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乃使高覽張  
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降操于是紹軍驚  
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  
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  
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  
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  
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北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  
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擒操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家公靈、速成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

### 劉備

自當可與  
之和此亦  
前本謀蓋  
其之矣

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

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從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于蜀漢、轉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于操、使敵承其隙、

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自亮之郭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傷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 孫策

袁術表策行殄。迄將軍策將呂範言于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

曰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詣閤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璠等亦參與謀謨。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孫策之克皖



策每以輕  
敗厚必有  
其

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迂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十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旣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卽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祭、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楊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

英

事、龔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于權、肅說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策、權大悅、張昭毀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豚、艘挾守沔口、以楫闔大繯、擊石爲砮、上有千

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餘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艤艦裏襲身以刀斷兩繼艤艦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于北都督呂蒙勸先鋒親梟就首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于溝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獲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

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宅所。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合肥，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徵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遼規望知之，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溪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諸紳也。」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溫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惑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滑正恐南征有變耳。」已而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  
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譚羽外欲以爲已功牋與曹  
操乞以討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闢之驛  
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  
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  
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  
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  
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爲象人于

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子平于章鄉。斬之。孫權遣使稱臣。卑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劉曄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逕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王出都亭候。那貞



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天下人者也。

### 李懷仙

朱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翼武進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讓乃就

位涓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涓援明年圍清苑涓將鄭景濟固守涓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涓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涓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涓軍立幟爲應涓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涓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讓涓怒

曰孤垂牋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  
見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  
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  
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  
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啣之滋不懌  
與田悅偕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  
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  
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遺泚遣  
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邕

說悅連和俱西。涓素強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王女逃歸。道平盧。涓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婿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上金鑰。啟開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涓使說其酋達干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玉帛子女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涓啗以金帛。約曰。五千

里舍以須悅軍。涓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駝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涓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謂涓卽歸閉城守。涓疑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反問涓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涓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擅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圍城自保。涓遣將楊布畧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涓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涓。涓令大將馮

寔盧南史引回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  
精兵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處休將所待之武俊與其  
子士清自當回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  
紇恃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俟回紇  
引退因薄之回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  
回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追斬俘馘數萬計遇夜夾  
滔壘而軍是夕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

### 唐劉忬濟總

劉忬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  
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

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怵設  
方畧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  
及滔死軍中盡推怵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  
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及怵卒  
嗣節度吳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  
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  
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  
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  
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  
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

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  
舍胡而事道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  
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忠曰信  
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  
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  
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一旦  
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旣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  
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  
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  
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



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總使吏唐弘實冀壽濟飲而先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譎已壽父卽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使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弘饋齊憲

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卒師道平  
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  
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譚忠  
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  
相離六十年夫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  
中時朱泚搏天子符數得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  
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  
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  
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  
地然畢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

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轡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蕞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銷樂張獵、未

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史志于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始總請代獻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

張弘靖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管爲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薊媯檀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攻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克融酒之縣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

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  
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  
羈旅京師至假自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  
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  
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寒暑無障蓋安輿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  
之中燕人訐之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  
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莊默自尊涉  
旬乃一出坐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  
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傳呼甚盛或夜歸

燭炎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給資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會雍欲鞭小將、勸人未嘗更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貲、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辯。幸得脫歸。卽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鵂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諸館請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師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  
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  
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  
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  
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

朱克融

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  
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  
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納  
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檄譙諭克



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表云：「先請直克犒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常疏惡，因詔使楊文瑞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雖願率匠丁五千助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恐不問，以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武宗自用張仲武代元忠，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為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為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

偽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  
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  
事仲舒曰行秦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  
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  
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荅曰仲武得士  
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人白帝曰行秦等邀節不  
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  
後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會回鶻  
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其弟  
仲至與別將游奉宴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

駝旗燄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  
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調刺中國、仲武使  
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  
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  
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  
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  
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  
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  
帝詔德裕爲錄、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張允仲范陽人、  
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

後天子報可未幾爲節度使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九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錦叅軍李茂勛本回鶻何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候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勛襲殺之因舉兵紹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勛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爲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中和末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

窺山東爲已患乃遣使約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鐸連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將擊沙陀樂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剽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鐸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鐸引去追破之九門易久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處

存伏騎發大敗之復取易州。坐忠遁還盡失芻糧杖  
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  
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  
衆推爲留後光啟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于匡威嗣  
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  
意與赫連鐸其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  
威救鐸戰蔚州射其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  
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宰相張潯因請用兵矣潯敗  
克用攻雲州以騎將韓阿檀爲前鋒設伏河上鐸  
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

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騎萬餘援王緒。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匡威。克用取雲州。景福初，鐸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克用怒，伐鐸。鐸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克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鐸，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摩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梁州，遣其屏李抱真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真遠而鐸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真登

城西大悲浮屠、願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籍甲治城塹、施受方畧、陰施予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威士東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利、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奮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爲二州、敗匡籌于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望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



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七

左編

鎮類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隸安祿  
山麾下祿山反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  
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擐甲列卒閭所  
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  
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來  
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

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約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誣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歿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

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歛鴈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喬秀強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代宗以寇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子華尚永樂公主冀結同心而性素凶詭愈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从弟寧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寧寧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誅吏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

洛州楊光朝取衛州。勵刺史薛雄亂，不從，屠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諸將詣使者，務面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詰，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子從姪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兼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聽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築饅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構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御

史大夫李涵督諸節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  
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兵圍之爲寶臣所逐火  
輜重歸于貝計益遣人奉表請委身北闕下又使悅

二心

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薛朝彩  
等固守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昭以神策射生  
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顧賞天子使中  
人多出御服良馬黃金萬計勞賚使人供帳高會  
諸軍少懈而正己寶臣二軍會棗疆更相見會正己  
軍輒引去忠臣乃棄月壘濟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  
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堅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

萬人環承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麾而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子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執子期及將士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燧朝彩出銳兵鼓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慌驚率餘兵夜走成德軍將王武俊以子期歸寶臣寶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降之復徇瀛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子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寶臣不爲禮寶臣乃貳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滄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斷正已之像焚香事之正已慌遂拔兵不

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闔門還京師赦魏博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令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將尹伯良成者殆半乘勝屯汴北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逆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擒并魏將常平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



奏請無不從。德宗立，不假借方鎮諸將，稍惕息。會黠陟使洪經綸至河北，經綸素昧時幾，聞悅養士七萬，輒下符罷其四萬歸田。祐悅卽奉命，因大集將士，以好言激之曰：「爾等籍軍中，久仰緣廩養父母妻子，今罷去，何恃而生？衆大哭。悅乃悉出家貲，給之各令還部。自此魏人德悅及劉晏處，藩帥益懼。又傳言帝且東封泰山，李勉遂城汴州，而李正己懼，率兵萬人屯曹州，乃遣人說悅因叛。悅因與梁崇義等阻兵連和，以王侑、許士則等爲腹心，孟希祐、康愔等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惟岳、淄青李納求襲節度，不許。悅爲

請不答。魏博節度副使田庭玠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恒、鄆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卧家，悅自往謝之。庭玠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泚、浮屠悅乃詐其軍曰：有詔，閱軍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咨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悅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薛嵩之戚也。田承嗣盜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

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  
攻邢州兵五千壁盧噲絕昭義餉道悅自將兵數萬  
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仵仵固守糧食且盡賞賜  
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  
士感泣請死戰大破悅軍燧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  
噲戰雙岡禽賊大將悅遁保洹水於是邢曹俊爲貝  
州刺史乃承嗣舊時將悅召問計對曰公以逆于順  
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鄭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  
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利  
悅所昵恩豈孟希祐等皆訾短之故不聽其言燧

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紇合兵三萬，陣洹水。燧引神策將軍李晟夾攻悅，悅大敗。引壯騎數十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燧與李抱真不協。三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明日悅得入，殺長春，持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襲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溜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弗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剄，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死。」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脫不濟，灰生以之。」悅收

淚曰諾。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怨不得深州，恍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與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

人編頁集

又有排危之義，聲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濺衣袖。日知不出趙城，何功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得深州爲大夫恥之。武俊旣得深，亦喜。卽日使使報滔。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慳築壘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於是滔兵二萬屯寧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納。蹈籍灰塹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迎犒。燧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

兩軍相持，自秋迄冬，燧遣晟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孝忠合攻，遂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晁以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燧還太原，武俊等皆罷。悅餞之厚，遺武俊、滔寔官屬，皆有贈興。元元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猶未敢絕。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郅



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戚竭力  
赴救幸而解圍令太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同紂  
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渡河共取大梁悅心不  
欲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瑋見  
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扈驛等議之司武侍  
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  
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望  
矣滔又與判官李子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泚旣爲帥  
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留後雖勸以忠義實奪之權  
也平生與之圖謀其功如李子瑗之徒負而殺之者

二十餘人、今又與泚東西相應、使滔得志、此亦不爲所容、況同盟乎、滔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陵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坰、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囚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于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舍卒之憂矣、扈寧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瑋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馳見、悅曰、武俊向以宰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滔合兵、

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綏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捨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此及滔乎？且泚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泚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連昭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節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紹滔云：「從行必如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踰貝州，次清河，使使報悅。悅不至，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我

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遠來而不出、若是  
賊不擊、尚何誅、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已而釋之、悅  
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供軍餽、盡囚  
諸縣官吏、唯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殺五百人、俘  
男女貲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  
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  
兵、凡四年、狂悖少謀、亟戰數北、灰者什八、士苦之、且  
厭兵、旣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  
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妄起兵、幾赤  
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誅之、乃與左

右踰垣入悅方醉寢酣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死年三十四止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嘗使防督緒直寢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執之語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主牙軍而凶險多過每笞勗之悅於飲食衣服儉嗇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旣成懼衆不附以其徒數百奔出北門那曹俊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曰我先王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推緒爲留後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聽命天

子朱滔聞悅死，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魏招緒降。李  
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悅存日之約，  
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曾穆、盧南史曰：「今幽陵之兵，恣  
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背德，其民何罪？今雖強  
盛，其亡可跂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  
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  
子蒙塵于外，聞魏博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  
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伺。命詔卽拜緒節度  
使。貞元元年，緒死，少子季安嗣。數歲爲叅軍，節度副  
使。緒死時，年十五，匪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

度使季安擊鞠從禽，酣嗜欲，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璀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踰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譚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莫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奪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

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鑒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帥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埤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非得以奉趙。西得以爲臣。於趙有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田弘正

田弘正，字子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畚礪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益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多汰銳殺伐、弘正從容規切、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癰炙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庶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脇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

聽令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或殺人及掠人者，或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餽，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饋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克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資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準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

謂將歸命  
弘正之力

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  
上益謹復請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奉表陳謝  
且言天寶以來山東粵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  
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  
筭冀導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  
死不恨制誥褒答且賜今名錫子踵塗天子討蔡弘  
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  
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  
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  
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隸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

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感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  
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  
其所爲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  
引魏博使至延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弘正曰鄆土疲  
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亡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  
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  
旣而詔悟爲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  
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

德殿、詹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皆在班、賜進兼侍中、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關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骨肉、見弟子侄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爲侈靡、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壯衆心、

度支崔陵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賓客妻子決曰吾不還矣悉平去旌節導從而行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望室月千



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布心，以魏兵討鎮事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情，無鬪志。又月大，軍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

之布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  
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  
將議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  
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卽遺  
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旣無功敢忘  
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元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  
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  
璽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滔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橋師踵進乘勝逐北傳單  
璫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三年田布之自  
殺也軍亂且曩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  
事以搖其衆衆乃逼還府擅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  
王廷湊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殺之憲誠  
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齊方亂私與  
交通數助請旄節城馬頭具舟黎陽承將濟師者會  
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倨言  
辭悖慢俄聞斬齊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約也

此晉公包  
荒者數

宰相用心

唯知識主。雖日加箠。不忍離其誦。猶類此進檢校司  
空與李全略爲婚家。太和中其子罔捷反。潛以糧餉  
資之。文宗中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待以不疑。謂  
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  
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伺  
所爲。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  
遣大將开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援同捷。  
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反。屯永  
濟。兵銳甚。諸鎮其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憲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詔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素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按軍節閤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滔爲帥以請。詔贈憲誠爲太尉。何進滔靈武人。

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使健將以鐵冒面引精騎千餘馳魏壁進滔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成軍中傳諺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我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成子重順襲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

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璘，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立弘信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糴於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間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禮以贖。

魏、魏使者至梁、溫、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成、紹、威、立、

###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事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鎔於棗、疆、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滅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矜倨難制。故時魏恃牙  
兵其帥得以偪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成。魏勢孤始爲  
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欲  
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  
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  
吾知上爲人。雖往無如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  
畱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  
萬而還。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  
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未幾  
乃遣馬慎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郢王弒逆時吾不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  
故改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弒父與君乃天下  
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  
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悟

###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  
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  
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  
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  
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

成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掠數百鴈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獲。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奇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處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彝超自

立而邀旄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  
攻之。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  
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  
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  
若不破夏州。雖得銀綬。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  
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  
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  
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  
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  
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嵐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

司不能禁或見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曰制動當以  
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  
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  
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  
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  
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  
馬贊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  
弑閔帝唐室大亂弘昭贊皆及禍以成末帝復召延  
光爲樞密天雄軍亂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卽以  
爲天雄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

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  
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  
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  
食自若軍士苦大契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  
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  
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驟疾不能  
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  
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  
取天下攻壁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  
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

銑等敗延光遣將王知新齋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  
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  
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  
光者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丞  
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  
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侯希逸營州人天寶末爲州裨將守寶定城安祿山  
反使中人韓朝敷傳令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  
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



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  
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爲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  
爲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  
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  
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  
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  
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寶應初  
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圓形  
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耽

獵佞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己因  
衆怨閉閫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  
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  
卒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  
逸薦爲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  
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  
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旣逐而先正己批  
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希逸以爲  
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  
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

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  
羅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爲已邑正已復取曹濮徐  
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  
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隣境請附屬  
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  
間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  
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屬南盡江淮間越北至  
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已遣兵扼徐州甬橋渦口嚴  
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

餘艘船、渦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河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滿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歿于納少時。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正已歿，秘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繫悅，納歿，將救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志洧背已，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承奉表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

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程自外來，先白張鑑銘以告盧杞。杞怒，不先白已，不從。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一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朔方大將唐朝臣大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興詣闕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洽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不至，旗服獎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物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

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腰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驍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是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

武人曰乞子之功。孰與宋多。宣武皆慙。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郭。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朱鳳朝以納窮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是還鄆。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海沂見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興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鐵券。納从軍中請嗣帥。詔起子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

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  
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  
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  
武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  
率兵取蛤蜊三汭師古使趙鎬拒戰武俊子士清兵  
先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  
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驟三汭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  
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  
食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幄策師古病召  
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誰嗣二人未對



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我。以技自高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成。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鬪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諍止。更上書奉而稅中鹽法。請更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誅劉闢。未遑東討。故命爲大副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囑引。亾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脇行士衆。傳三世云。帝謝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卒亡于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拔蔡也。亾命少

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燒河陰、  
敖庫、募壯士劫宮闕、卽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  
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  
倉百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  
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  
國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驛東都、本  
道人雜沓往來、不敢詰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  
棚、造將營佳珍門、祭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謀、  
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椎牛醢酒、旣裏甲矣、其徒白  
官發之、畱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幾部、入

山中數月，有山棚繫鹿於市，賊過而奪之。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殺之。園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數日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調察，故無知者。又竊治佳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鐵使王璠又得佳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墀、李公度、虞諱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

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山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中師道示沐潛輸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囚郭噓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宴平問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爲元濟累所數萬而晏然屈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之兩寇故命給

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都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贖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餘州天子。非面稱蕃。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旣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州數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害利者也。朝廷以一藥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悲遣承度詣京師。戒候。

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負約、遣使諭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盧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帝怒下之、削其官、詔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家、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响山進戍東海魏博  
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  
營再接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  
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  
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  
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險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逗遛  
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  
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  
乘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  
而已吾與公等皆被驅逐就死地何如轉禍爲福殺

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齎師道追牒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牒乃得人兵士繼進至毬塲因圍其內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卽與弘方匿濶間兵就禽之師道請送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繒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帥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



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管召澄。驗之澄。悉  
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  
徵之。裔不承。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  
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  
道。淄青齊登來爲一道。充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  
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  
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升殺  
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猾急。盛夏役士卒營府  
舍。將卒憤怨。役卒王升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  
議興兵討升。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升開州刺史。既

既軍易制  
亦易消弭  
知其何  
如耳

行所在滅其導從，加以旻、械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遂成，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棣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棣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惡，徒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旣定，沂人皆出，因厲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惡沂地褊，請治充許之，自

李正已爲盜，脅魯俗，并整華，下令曰：「齊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鎮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徙鎮義成軍卒。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瓘蓋沙陀部人也。初唐兵破王都，折中山，得契丹大將，則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則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則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

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屈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五  
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  
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薊刺等出  
帝將晉馬少播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  
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  
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  
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拒  
瀋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  
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  
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

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玄佐性豪侈，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驕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剽劫。又寵任小吏張士南，召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餽美女名樂，從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嘗先爲備，遣使卽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爲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瑋皆以爲便，然

後除之、湊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儀仗、  
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伺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僭、及  
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上寧釋哀經、登重榻、自爲  
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  
遂弔之、盧瑗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  
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  
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爲宣武節度使、士寧疑宋州刺史  
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  
劉逸淮代之、士寧知衆不爲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  
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赦歸第、行喪、禁其

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故且請戰萬榮以言戲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士寧使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今軍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勞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畱後制卽從內出贄復奏曰萬榮所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此源

潛滋禍必難救。昨逐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但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揆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以通王。謹爲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爲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琳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逸淮厚撫之。惟清奔



鄭州彥琳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士數人時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秦稱劉士寧所爲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萬榮爲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爲行軍司馬李萬榮病病其子乃爲兵馬使迺集諸將責李湛伊婁說張不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何人爲行軍司馬沐懼傷中風鼻出軍士又呼曰食官糧叔向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所守進迺止

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善萬榮常委以腹心迺亦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文珍謀執迺送京師以東卻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爲太子少保貶迺虔州司馬已而萬榮卒鄧惟恭旣執李迺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旣受詔卽與僚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爲晉懼或勸晉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

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廳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恭等有執送李迺功各遷官賜錢其爲迺所屬邀逼制使者皆勿聞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宣武行軍司馬朝議以董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嘗許之案歲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興行軍司馬陸長源爲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

物判官孟叔度輕佻濫縱長源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餼邪故事主帥薨給軍士布以制服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鹽直下布直人不過得鹽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爲之備是日軍中作亂殺源叔度齎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爲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己丑以劉逸淮爲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爲劉後弘將兵

公鎮一事  
在漢宗時  
何君有相  
得將大可  
敘事

識其材勇鄙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爲宣武節度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陳許弘喜獲節餞卽殺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禁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錡者兇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非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入朝二十餘年軍衆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爲招討爲賊所敗弘

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師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爲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吳元濟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攜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事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正宣武初

智

弘鎮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爲已有未嘗上供  
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專  
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靜勇斷隣封如  
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促待及齊  
蔡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  
人臣之幸也

唐劉悟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成叔父  
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  
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

焉。悟破滕鎬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夏，韋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厚。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懌。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師道被討，使悟將兵萬餘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陽穀壁阿井，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它志。宜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爲馬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內疑，數召悟計事。悟



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負、悟還魏、踵薄城下矣、左右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畧悟子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或言悟終爲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職、密語其副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乃斬使者、悟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成亡、以抗官軍、誠無負于司空、今司空信

讒言來取悟首、悟成諸公其次矣、天子所欲誅者、司  
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乎、欲  
與諸君卷旗束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  
危亾、富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  
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  
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  
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尸、于帳前、餘皆股、票曰、惟命  
願盡、成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  
帑、其使宅反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  
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脚、拔疾走、遇行

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伺寫白、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譟動地、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毬塲、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歔、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軍也、潛使人以其謀告

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向、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卽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衆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間代節度事、悟

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  
司、空、成、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  
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卽擣兵退、  
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  
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寃、  
累進檢校司徒、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瑤瑤、  
陂、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膳、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  
數斗卒、

從子稹、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  
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裴協謀

遣將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成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遂以母夫人侍不可李德裕建言稹所恃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於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堯山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一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營陳許士剽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冀厚賞  
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積然之。  
拔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卽僞捷亟北委天井關去。  
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  
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積聞其貳。  
誅之。宰進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  
東。積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  
崔、偁表請納之。帝怒斥。硃、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  
賊境上。令石答書許積百縛。石馳往受之。積不出俄。  
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積達和。積諸將建議我求。

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將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成命積無咎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乃脅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吞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夜飛將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囚殺溪與刺史崔暉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洺州給士帑布一端積檄代歲廩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



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  
德元逵以久爲賊守殺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  
酣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  
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  
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  
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戚誼斥從諫妻伏夾室。  
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廐。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  
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竊促。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

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並誅厥、初從諫妻裴氏因積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莫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厥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詣淮南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筭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稀耳、徧徵諸道兵士上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  
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  
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  
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藏焉  
初戰二年已來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  
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軍不  
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  
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  
道全軍惟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  
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

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  
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囚萬餘人輸輦財穀數月  
不盡是以其人味爲寇之腴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  
氣議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  
於兩世根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  
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  
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嘗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  
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使提詔授與  
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  
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

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而奉進，旨祇令此軍取。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居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宋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迴揮同列，便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邇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煦沫及父處，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烏重胤第五劍及長行兵士

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魯無大吠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廟笑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爲亂忠義一軍初亦鬱鬱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先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

頒冬服聚之授詔或伍或離垂手強顏往往許諾及  
溫起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  
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  
效辭語既畢無不惟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  
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  
戰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  
精勇無不殲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因有不死賊亦  
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  
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偕侮謀一軍侵  
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

人惡之。汝旣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惔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祇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倖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陰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屬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窒其口，高壁深塹，勿與



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賊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来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聯姻戚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刊木堙井係纍稀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驅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面今者嚴紫塞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祇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千精甲

三齊兵青州最勁

宣潤一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  
潞兩州全屈山內土瘠地狹積穀全無是以節度使  
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旣不可輸山西兵士  
亦必單鮮、擣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  
路由河陽吏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  
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少山平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  
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  
偉大破偉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  
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

王攸常鎮勲州玉壁城

今絳州山縣是也

故東西相伐每由

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稹終不

能取貴欲速擒兇生他患昨日北虜纔畢復生上黨

賴相公廟筭深遠北虜卽日敗亡倘使北虜至今尚

存汾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

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

攻伐未解有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

久也

人不

類纂